

去年夏天，现代快报曾联合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，为抗战老兵圆梦。5名南京老兵，踏上800多公里外的湖南“战场”，祭奠英魂。而今年5月13日，湖南邵阳的百岁抗战老兵曾瑞田，在两地志愿者的帮助下重返南京，向昔日牺牲的战友，致以最庄严的敬礼。两地抗战老兵都圆梦了！

昨天，在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们的陪同下，老人先后到当年教导总队的营房遗址、孝陵卫附近的民国碉堡和中山陵祭奠，很多已日渐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。他说，希望这些记忆永远留在脑海里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刘静妍 余乐/文 徐洋/摄



抗战老兵曾瑞田重回南京

时隔80年，百岁老兵重回南京祭战友

这位湖南的老人叫曾瑞田，参加过南京保卫战，曾是一名重机枪手

九死一生的重机枪手，杀敌无数

百岁老兵

今年99周岁的曾瑞田，出生于湖南邵东，11岁随“挑客”步行至武冈，投奔那里做织工的父亲。17岁在当地入伍，并随部队前往长沙集训，恰逢国民革命军教导总队招兵被选上，后来赴南京被编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。

他的小儿子曾亿中告诉记者，老人平时话不多，但一提到在南京的这段峥嵘岁月，他便滔滔不绝。在曾老的回忆里，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场景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一次战斗中，敌人处于他的射击死角，他迅速将重机枪转移到有利地形。当他返回原地想拿军大衣时才发现，大衣早就被敌人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。原来，他无意间放在原地的军大衣迷惑了敌人，代替他成了敌人的射击目标。

好几次，他都是死里逃生，却亲眼目睹了战友牺牲。这让他下定决心，多杀敌人为战友报仇。一次战斗间隙，为了便于隐蔽，他把重机枪从枪架上卸下来，放在一个土堆上。这时，他突然发现，前方有一个没戴

帽子的脑袋在张望。“如果是普通老百姓，不可能跑到战场上……”他随即一阵射击，掀开了敌人的天灵盖。后来他才反应过来：原来是敌人来偷袭，因为看不到机枪而在寻找，“他没看见我，我却看见了他。”

曾老回忆，在南京保卫战中，他们被敌人逼到长江边上，已再无退路，面前是一望无边的江面。

“我们连原来有150人，那时只剩下了不到20人。”他说，连长和三个排长都已经牺牲了。四排长命令他们，将八挺重机枪全部丢入江里。曾老说，他们心里都很舍不得，但最终狠下心，将“老伙伴”全部抛入江中。

他捡到了一把驳壳枪和子弹，漫无目的地向前走。幸运的是，他眼前忽然出现一个竹排。曾瑞田飞快地爬上去，和一名老乡一起，用长木板当船桨，使劲划到了长江对岸。“如果没有这位会划船的老乡，我恐怕很难过江，难在日军疯狂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了。”他说。



曾瑞田祭奠牺牲的战友



曾瑞田来到中山陵

为重回南京，他颠簸1000多公里

故地重游

南京保卫战的硝烟似乎还在眼前，当年叱咤沙场的重机枪手，如今已成百岁老人。曾瑞田的大儿子曾保中，今年70岁了，小儿子60岁。此前，曾老向两个儿子提出过，他想回到南京，想再看一眼曾经和战友并肩战斗过的地方。近80年过去，终于一偿夙愿。

昨天上午9点，现代快报记者记者在宾馆见到了曾老，老人穿一身旧军装，戴着纪念抗战老兵的帽子。胸前，是三枚闪

亮的勋章。他年纪大了，腿脚不便，听力也不算好。但他精神矍铄地坐在轮椅上，轮椅背后还插着两面标语，上面写着：抗战老兵，重返故地。“来南京是我的心愿。”老人带有浓重的湖南乡音，他用双手比画着告诉记者，自己11岁离家，中间当兵，出生入死。返乡后，再未离开过。

为了这一天，曾瑞田和志愿者们都准备了很久。

记者发现，他的军装里面

还穿了件厚毛衣。他的小儿子曾亿中解释，老人抵抗力较差，为了能顺利地重返故地，他担心自己受凉，所以穿得较多。曾老声音嘶哑地告诉记者，13日早上7点多，他和两个儿子从湖南邵阳出发，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们，用车将他们送至长沙，再从长沙转乘高铁，途中奔波1000多公里，下午6点20分抵达南京南站。“能在有生之年回南京，再累也值得的。”老人说。

来到民国碉堡前，老人非常激动

1934年至1937年间，曾瑞田在南京教导总队任重机枪手，当年的营房遗址，就位于现在的南理工校园内。“当时我们条件没这么好。”轮椅上的曾老被志愿者们推到了当年的营房遗址，他回忆，营房里有食堂，每个士兵的座位都是固定的，吃饭、上课都在那里。“我爱读书，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书看。”他说，自己小时候曾读过两年私塾。

老人到南京前，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联盟的工作

人员已安排好了路线。他们随后带老人来到孝陵卫附近的一处民国碉堡。当年，曾瑞田所在的部队曾在紫金山、西山、孝陵卫一带进行过浴血奋战。

下车后，坐在轮椅上的曾老便欠身张望。行至碉堡前，他情绪一度很激动。曾瑞田回忆，一次战争中，日军来势汹汹，身为重机枪手的他急中生智，在一间房子的窗户下重挖射孔，向敌人进行隐蔽性扫射。“战斗中打死多少鬼子难

以统计，但我们的阵地还在。”曾老回忆，那场战役打得异常艰难，他不断转移阵地。

“我被确认为国宝级抗战老兵，可我的许多战友却长眠在这里。”碉堡前，曾亿中代他父亲向各位英烈念了祭奠词，是曾老在家时亲笔写下的：“为国捐躯的将士们，你们长眠这里近80年，我想念你们。”南京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联盟的负责人钱肖松，将一块纪念抗战老兵的铜牌敬献到曾瑞田手中：“曾爷爷，欢迎您回来。”

没能登上中山陵陵寝，他觉得很遗憾

背后故事

当天下午，车子驶入陵园路，高大的法桐遮天蔽日。曾亿中告诉记者，在他的印象里，父亲曾瑞田是个不苟言笑的人。但当得知自己能重返南京时，他笑得很开心。“他曾向我们提起紫金山，当年在这一带固守阵地。”曾亿中说，这次陪同

父亲来，发现中山陵风景很美。曾瑞田坐在轮椅上，由志愿者们缓缓推入博爱广场。很多游客都上前围观、合影，还有家长教育小朋友：“这是抗战老兵爷爷。”

他想上陵寝去看看，但由于年纪太大，再加上天气炎热，他想把这些永远留在脑海里……

终没成行。在博爱广场上，他长久地保持仰望姿势，看着前方的台阶和博爱牌坊。他告诉记者，这是他自1937年离开南京后，第一次回来，但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故地重游，原先很多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了。他想把这些永远留在脑海里……

湖南志愿者热心帮忙，其中有老兵后人

陪同曾瑞田来南京的，还有几名“湖南老兵之家”的志愿者。经询问得知，其中两名已经70岁了，是抗战老兵的后裔。

70岁的姚珍淮老人，他的父亲也是抗战老兵，已经去世

了。他告诉记者，在父亲的感染下，他对抗战老兵充满敬意，加入了志愿者队伍，自费东奔西走，为在世的老兵服务，希望他们能安享晚年。

曾老的小儿子曾亿中告诉记者，他也是湖南老兵之家

的志愿者。这次他和哥哥曾保中及其他几位志愿者，陪着父亲来到南京。他说，作为志愿者，他不仅陪自己的父亲寻访抗战遗址，还主动帮助其他的抗战老兵，并发现老兵、给困难老兵送物资。